



我看

# 奶茶 驯化 九零后

□ 杨杰

以前,周杰伦唱《甜甜的》:我轻轻地尝一口,这香浓的诱惑,以为是爱情。后来才知道,他唱的是奶茶。

一些网红奶茶店排队几小时,黄牛加价几百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,在网上,甚至有区域性奶茶店的代喝、代拍业务,供异地网友望茶止渴。2016年,美国总统大选,希拉里为了亚裔选票,来到纽约华人区点了杯珍珠奶茶,抱着杯子连说4个Good。日本更换年号时,高中女生把珍珠奶茶也投上了榜。

奶茶里糖分+脂肪+咖啡因的超级组合是迷人的妖精,让苦心孤诣要取减肥真经的都市丽人放弃抵抗。虽然我们有些奶茶里既没有奶,也没有茶,最主要的成分是奶精,虽然号称无糖的奶茶在加料和茶底里也有许多糖,但有些人总会想办法安慰自己,体重也许不会因为少喝一杯奶茶而减少,但快乐会。

奶茶是办公室的血袋,是打工人的不可替代的燃料,宁可三日无食,不可三日无奶茶。深夜加班困顿萎靡时,奶茶是能让人觉得,扶我起来,我还能再做500页PPT的续命水。

这一届年轻人加入了拜奶茶教。起初是环绕地球好几圈的杯装奶茶,然后是透明塑料杯里的工业勾兑品,现在升级为更是现泡的,奶是新鲜的,连水果都是手剥的,店里的灯光也经过精心设计,确保顾客在任何角度都能拍出满意照片,单杯价格也一跃跻身30元俱乐部。

为啥姑娘小伙这么着奶茶的道,咖啡带着奋斗感,仿佛工作的兴奋剂,咖啡馆的氛围,总让人感觉不几个亿的项目都对不起手中的美式,茶属于老年人,养生,费工夫还慢吞吞,跟不上都市生活节奏,我也会演。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歌。

他常常缩在自己的靠椅里翻看粉丝私信,或者用手托着脑袋,默默地构思如何拍出好作品涨粉。他决定先换环境,前些天骑着电动车跑到镇上的小广场,希望,能带点人气。除了看场外,他第一跑这么远。

广场上围观的群众不少,但那场直播他赚了70多元,当月的流量套餐用完了,他揣进去50多元的流量费,净赚20元。因为过度劳累,回来后停播了两天。歌好了,想出门去近一点的老樟树下直播,乌云压过山头,不巧天又下起了雨。

林英德心里闷闷的,像是回到了不透风的煤窑里。那些煤窑让他买了从小到大的第一件新衣服,也慢慢地抽去他全身的力气。现在它们突兀又安静地杵在田里,人口被水围困了起来。那里开采前就是稻田,热闹了一阵,现在又变回稻田。他已经10多年没去过了,带着记者去看时,只有一个井口还没被封上。头探进去,林英德也说不出埋葬了他梦想的并有多深。

任何一种上瘾,都满足了一种疗愈心灵苦闷的功能。有人说,当你把奶茶放在电脑前,撕开粗大吸管的塑料壳,将尖头用力向下,破一声完美戳开塑封,并且丝毫没弄弯尖头部分的瞬间,你的压力和焦虑终于找到了舒展的渠道。爱喝奶茶哪有什么道理,就想快乐一点儿呗。对于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人来说,还有什么比快乐两个字更加重要的呢?

当你满脸油光面对电脑屏幕上推进不下去的项目,猛吸一口奶茶,就是成年人世界短暂的深呼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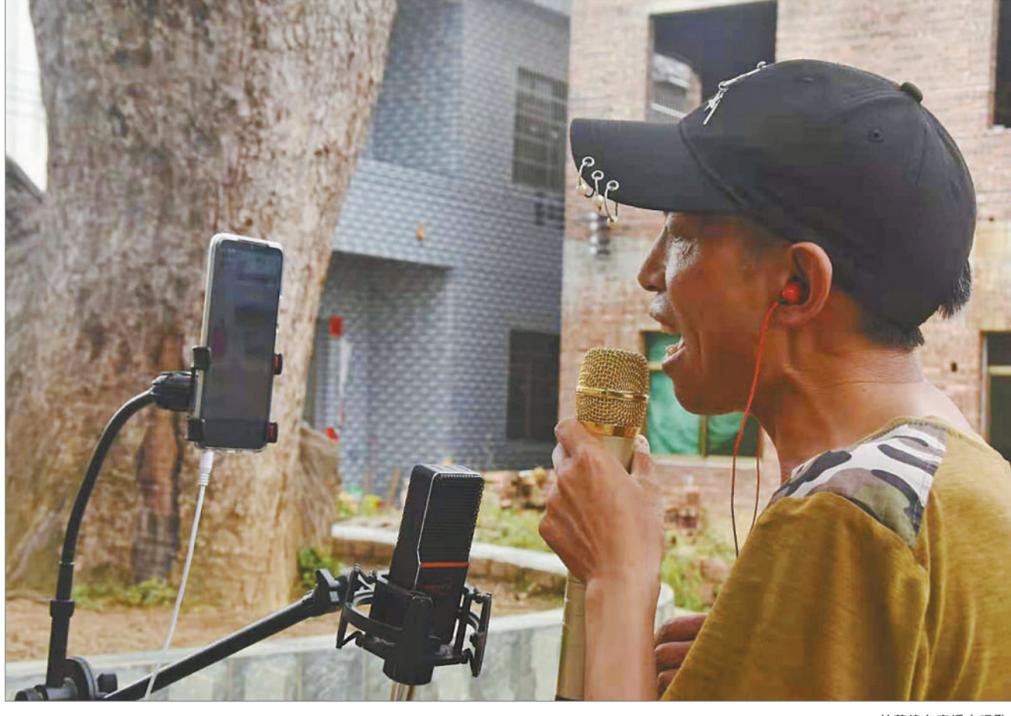
奶茶穿肠过,朋友心中留。那些月均喝不到5杯奶茶的同事,要么没什么朋友,要么是个人。点全糖的心胸开阔、大彻大悟,半糖的最纠结,既舍不得牺牲额头的几颗痣,又想护得味蕾周全。选无糖的基本只能过过手摸奶茶的心瘾,合理怀疑他只是为了显得合群。

有网友说,开心要用奶茶庆祝,不开心要借它消愁,自己独饮能烦闷高潮,聚众群吸能灵魂升华,工作学习时喝效率倍增,放松看剧时喝岁月静好。

不过等半夜因咖啡睡不着觉,打开电脑加班时,才明白奶茶纯情滑的外表皮下,隐藏着一颗卖命的心,一杯奶茶相当于好几罐红牛。

第二天,你黑着脸挤地铁上班,赶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打卡,避免了被罚款200元的风险。你坐在工位上好不容易熬到中午,又被领导叫去开会,修改了8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来。又到了昏昏欲睡的下午,你跟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,忍不住再次打开外卖软件。

# 尘埃里的高音



林英德在直播中唱歌。



林英德的服装设计手稿。



林英德年轻时收藏的磁带。



年轻时的林英德。

头长出来。十八九岁时,他带着一身力气钻进一个又一个煤窑。他负责打炮眼,在漫天烟尘中用冲凉的毛巾捂住口鼻,直到看见煤露出来。每天井上井下两班倒,他总是抓紧半夜在井上的时间唱两首歌。

在唱歌时,他最有存在感。听见他小声唱歌,有人会喊:大家不要说话,让林英德给咱们来一首!他喜欢飙高音,经常唱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觉得这首歌是在讲谁的梦都能实现。他们总说让我再来一首,他挥舞着手模仿,那是我快乐的时候。

他称自己一直想法很多,在制衣厂打工时,他想过自己设计一套衣服,经常半夜爬起来,用粗铅笔在纸上画下歪歪扭扭的线条。他还想去上设计培训班,但家里妻子和儿女等着他寄钱养活。设计手稿塞满两个厚厚的文件夹,和歌曲书一起在衣柜的最上层吃灰。他翻到自己曾经设计的商标,这是梦。他指着商标笑。

他的梦还包括上舞台来首独唱。他唯一一次正式表演是跟着厂里的合唱队去镇上比赛,声音混在几十个人中,没有拿到名次。

2009年他被确诊为尘肺病,洗完肺再回到制衣厂,肺里的定时炸弹炸开了。他开始整夜咳嗽,抓着垃圾桶也吐不完嗓子里的痰。左胸痛得厉害,他右侧卧睡,后来两边都开始扯着疼,只能爬起来跑着睡。高音唱不动了,从那之后他再没唱过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

从肺里溢出的痛苦是缓慢而绵长的。有些细微的感受,只有尘肺病人才知道。屋子有没有通过风,林英德在门口就能感觉到。他卧室的窗户必须时刻敞开,即便在冬天,寒风刮得他脸疼。

位于赣南的下围村被连绵的山丘围着,村子周围有100多口废弃煤窑。村医在2019年挨家挨户统计,发现村里有91个开了诊断证明的尘肺病人,他们都在小煤窑干过5年以上。病人们互相打趣对方是孤家寡人,儿女大多外出打工,妻子在镇上赚钱养家,她们不能走远,方便随时请假照顾丈夫住院。

他们发现自己的吸氧时间越来越长,睡眠时间越来越短,弯腰转身都要喘个不停。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,有人说话声还没咳嗽里的痰鸣声大,有人和别人说话像是自言自语。

他们渐弱的声音慢慢压不过村里的闲言碎语。有人说你就是个懒人,天天装什么病。有的尘肺病人听到这样的话,气得要死。

他们爬不过大大小小的坡,只能骑电动车。大部分病人每天唯一一次出门,就是骑车到超市,和几个60多岁的老人打牌。他们只玩1元小注的牌局,有时就看着别人打,只要能短暂逃离冰冷空荡的房子。

林英德不打牌。妻子刘小玉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,家里需要钱。他不敢再想往后的事儿,比如儿子结婚,比如妻子越来越花眼的眼睛。林英德觉得对不起妻子,结婚时穷,电扇是借的,礼单上的耳环到现在也没有给她买,以后也不可能自己赚钱买了。

没钱赚,他只能从自己身上省,午饭只吃一盘青菜和半碗米。唯一的娱乐是唱歌,不花钱,想来几首来几首。缺点是没有观众,想听掌声,只能慢慢挪到老樟树下给老太太唱。

去年过年他开始玩抖音,发现直播里有他向往的金钱和目光。拥有十几万粉丝的大主播,在直播间里分分钟就卖出五六千套床单,每一秒都有人刷礼物,他边说边睁大双眼,赚死那老板了。他羡慕主播能被几十个家人环绕,主播只是一个人,但不断涌出的评论让气氛看着很热闹。

他开始摸索怎么成为金牌主播,发现大主播啾啾啾说起来不停,穿得好,背景也好看,身边还有助理。他不善言辞,也没人协助,只有制衣手艺能派上用场。他起用架在杂物中的电缝纫车,彩色的布条耷拉在杂乱的木材上,是毛坯房里唯一鲜亮的颜色。

刚接触视频平台时,林英德还没弄清直播是什么,就从拍短视频入手。去年10月的视频里,他穿着自制的民族风短衫扭动着不协调的四肢。短衫下摆是用蓝色染料染的,染料只买9元的,够染两次,短衫在前两天的直播里出现时,已经变成白色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媒体报道后,林英德的粉丝涨到6万,直播间里飞舞着从未出现过的爱心、玫瑰和灯牌,一场直播的累计观看人数上千了。村里直播卖特产的那个村妇,开始要蹭他的流量。

网友的评价能让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。他更卖力了,没意思他们就会划掉的。但大多数人刷完礼物就走,有些只是随手点个赞,点个赞,林英德声嘶力竭的歌就淹没在看不见底的视频推荐里。

村里人提起林英德的直播,评价是他没事在家里玩。但林英德把直播当做唯一成功的事业。如果我是正常人,我一定从早播到晚,他喃喃自语,那我赚

他儿子一个人,没有收益,还搭进去住院费、流量费、设备费。但出院后他还是坚持隔几天播一次,过年后粉丝涨到20多个,他高兴得不行,总会越来越多,又不会越来越少。因为病情时好时坏,他自嘲,不是在直播间就是在医院。住院的时间太长,他会拍个短视频给粉丝告假,虽然没有人会问他去哪儿了。

他把自己的视频挂上真人真唱的标签。同一标签下排名第一的主播有1000多万粉丝,有人只是挤眉弄眼地对口型,获得的点赞都比林英德多百倍。

这并不影响他的热情,直播唤醒了他心里很多想法。他按自己的尺寸做了薄纱长裙和玫瑰色的短裙,因为热门视频里反串挺火,他打算之后也试一试。他还拍好了披着古风长衫跳舞的视频,存着没发。视频里,他右手挥着扇子,左手使劲转怎么也转不起来的手绢,表情严肃地问儿子拍正了吗?好看吗?没有伴奏,背景音乐是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

他时常担心这份最后的快乐被夺走。原来连着唱到七八首才会感觉到累,今年开始林英德明显感觉气不够用,刚唱两首就跟不上伴奏,要攥着拳头使劲。去年做气管镜手术之前,他的声音也没有这么干瘪且嘶哑。他不想做这个手术,往里插管子,肯定会影响我的嗓子,他伸出手指比划着管子,往自己胸口戳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直播时,他很少休息,闷着头一直接着一首歌,粉丝让他歇一歇,他说我就再唱两首。唱完趴在桌子上,消瘦的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,他想起那些快说不出话的病友,我应该不会吧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。

向的不只是应届的毕业生。近日,教育部办公厅、人社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又发布《关于做好2021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》,动员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报考高职院校。

目标设定好后,路并不一定好走。职业教育是社会分工的产物,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成为医生、律师,也需要电力工人和面点师傅。具体到我国的发展阶段,在工业4.0时代,高素质技术工人时常比写字楼里的白领更金贵,更高端。

职业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学徒制,徒弟在作坊,而不是在学校里跟着师傅学习技能,直到能独当一面。从一开始,它就是一项以谋生为目的的教育模式,实用且现实。

如今,中世纪的黑暗早已散去,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。但在中考和高考结束,考生选择未来的道路时,成绩往往作为主要依据,把考生分流到不同的教育模式里。

这关乎公平,绝对意义上的公平,或者现实意义上的公平。

理想环境中,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自由选择接受何种教育的权利。有些家长会说,孩子初中时成绩不好,但到高中时就会发力、逆袭。从全局来看,这些孩子永远都是少数。

客观上,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存在,教育就不可能实现绝对公平。一个不擅长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,或者处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学生,更可能面对的是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的现实。

如果想要通过复读进入普通高中或高校,就会挤占应届生的学位资源,那是另一种不公。

教育机会平等指的是,教育机会的获得依赖于学生已有的基础和潜质,而不是社会背景。

前段时间北大教授丁延庆吐槽女儿,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辅导,女儿,离倒数第二名都有很大的距离。清华大学教授刘瑜也感叹,我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普通人。从这一点出发,职业教育实现的是一

# 目标再好,路还得好好走

□ 杨海

又到了7月,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高考志愿填报结束,中考成绩陆续公布,3000多万中学应届毕业生即将到来他们的人生路口。

这种时候,一本还是二本?能不能上重点高中?是孩子们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。一个常被忽视,或者只是还未能进入公共视野的事实却是,一半左右的大学生,都来自高职(专科)院校,而根据教育部的规划,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数量,也将大致相当。

去年,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,874万名大学生走出校门。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: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,一边是企业技工荒。教育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,答案不言而喻。

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,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,成为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。职业教育扩招面